

●趙慧儀喜歡唐苑的花園，以及二樓的視野。



●唐苑設計風格獨特。



●趙慧儀目前在台灣定居，有自己的工作室。受訪者供圖

謹記恩師箴言 守護創作自由

天公作美，去拜訪趙慧儀（作之）那天，有和煦的陽光，一點微風。跟着作之從梅窩碼頭往裏走，她看着海岸線，指着朝東的方向跟我們說，每一天朝陽從那裏升起，又眼看着另一邊說到夕陽從那邊落下，她給我們講了一個愛情故事：「順着山邊望過去，有個地方叫萬角咀。那裏住着十幾戶人家，還有一片農田，說是有機耕種，其實就是遵循古法，用樹葉堆肥之類的方式，完全靠自然的法子打理土地。」

●文、攝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胡茜



●趙慧儀在舊日唐苑與先生合影。受訪者供圖

畫家趙慧儀不迎合只熱愛

「我有朋友帶我去過那裏，記得有一戶人家，住着一對老夫婦。我們坐在餐廳的時候，阿婆突然大聲感慨：『我真的好幸福啊！』那語氣裏的滿足感，讓我們都忍不住笑了。」

「朋友跟我們講，幾十年前，阿婆還是泰國人。當年是媒人牽線，說這邊有個海灣，風景特別美，沒什麼人來打擾。阿婆坐着小艇，剛拐進那個海灣時，連要嫁的阿公的面都沒見過。可她看着眼前的景致，當下就決定：『我要嫁在這裏！』人們都打趣她，連對方長什麼樣都不知道，要不要先見再決定？阿婆卻說：『不用啦，這裏這麼美，住在這裏的男人，肯定是個好人。』事實證明，阿婆的直覺一點沒錯。這麼多年過去，老兩口都已是白髮蒼蒼，阿公對她始終溫柔又體貼。」

她繼續說道：「他們的日子算不上大富大貴，阿公就是個普通農夫。但只要阿婆說想吃什麼，阿公總會立刻去準備。萬角咀的位置很偏僻，沒什麼娛樂活動，所以每次吃完飯，阿公就會牽着阿婆的手，一起走到旁邊的小山頭上，靜靜地欣賞日落。」這個溫潤的故事，恰似趙慧儀人生的隱喻。

梅窩沃土 靈感自然生

唐苑的花園裏，草木蔥蘢，陽光透過枝葉灑下斑駁光影。「我最喜歡這裏的花園，還有二樓的視野。」這座30年前因老教堂遭白蟻侵蝕而重建的屋子，由趙慧儀的大伯唐景斌修建，處處透着對環境的珍視。三樓挑空設計讓二樓擁有開闊的天空視角，落地玻璃窗將室外景致框成流動的畫。

對趙慧儀而言，自然是創作的源頭活水。「坐在花園裏，就像完全沉浸在大自然中，靈感根本不用找。」她天生熱愛自然，小時候便總愛獨處，放假時常常一個人來唐苑，不約朋友，只與草木、天空為伴。這種對自然的親近，早已刻進她的創作基因——她畫的觀音像，色調淡雅卻氣場溫柔，沒有刻意渲染的宗教莊嚴，反而透着草木般的平和；她筆下的景致，從不是照片的復刻，而是融入情感的再創作，「通過相機鏡頭看事物，感官會變遲鈍，我更願

意把當下的感受記在心裏，再用畫筆表達出來。」

1984年，趙慧儀在藝術中心舉辦第一次畫展，那時她還在上班，一半時間由周綠雲老師幫忙看場。如今回望，她笑稱當時年輕不懂珍惜，「現在才知道，能讓周老師幫忙看展，是多大的榮幸。」而真正讓她創作出現轉折的，是一次法國之旅。同行的建築師朋友帶着她遍訪美景，車子轉過彎，大片向日葵田鋪展開來，金黃耀眼，「那一刻終於明白梵高筆下的《向日葵》為什麼那麼美，實景的震撼是照片永遠給不了的。」那次旅行的美好回憶，讓她的作品變得格外活潑，「路上的教堂、農場邊的野餐，那種愉悅的心情，都落在了畫紙上。」

她的靈感從不局限於遠方的風景。地鐵裏看到別人拎着的一袋變了形的雞，街市上新鮮的食材，花墟裏熱鬧的氣息，甚至在隔離中，酒店裏陽光照射下的蛋撻膠盒，都能成為創作的種子。「靈感不是突然冒出來的，就像存放在腦子裏的素材，積累到一定程度自然會浮現。」她說。

師者如明燈 創作最忌「甜」

趙慧儀的藝術之路，始終有周綠雲老師的身影。「不是隔着很遠仰望偶像，而是能一起聊生活、聊創作的親近。」1981年，經丈夫唐景森介紹，已近30歲的趙慧儀拜入周綠雲老師門下，彼時她試過油畫、膠彩、粉彩等多種材料，上過無數課程，卻始終找不到明確的方向，「就像有太多小路，不知道該選哪一條。」

周綠雲不刻意束縛學生，「她想給我更多自由，希望我找到自己的風格，而不是模仿她。」第一堂課，老師讓她從寫生練起，她卻畫了一隻不羈的貓，完全不按常理出牌。幾十年後老師才笑說，當時其實憋着一口氣沒說她，但看畫時便覺得「這孩子有天分」。這種包容與引導，讓趙慧儀得以在藝術世界裏自由生長。她們之間也從師徒轉變為真正的親人，趙慧儀喚她作「周媽媽」。

一路走到1987年，小有名氣的趙慧儀意氣風發，在外國辦展不斷，心裏難免

有些飄飄然。周綠雲老師在喝茶時輕聲告誡她，藝術創作最忌「滑、甜」——「所謂的『甜』，就是刻意迎合觀眾喜好，專挑討喜的題材和風格。」周綠雲說，十個畫家九個會走這條路，就像演員都想演好人角色，能討觀眾喜歡。但越是成名，越要守住本心，「沉醉在虛名裏，創作就會失去自由，人生也會被框住。」

這句箴言，成了趙慧儀的戒尺，甚至緊箍咒。2019年，她作為嘉賓出席多倫多最大的藝術展之一，一路上溢美之詞不斷，還有人特意設宴款待。但她一坐上返飛機，便逼着自己忘掉所有誇讚，「要是沉迷在這些虛名裏，我的藝術人生就毀了。」她始終記得老師的話，藝術創作要拋開雜念，沉下心打磨自己，「作品水平低於評委的話是選不上的，而高於評委也可能選不上，所以不用太在意比賽和評價，守住自己的風格才最重要。」

師公李秀坤的故事，也讓她對「熱愛」有了更深的理解。那個年代，師公要養家糊口，在油麻地碼頭打工，連買畫紙顏料的錢都沒有，便趁兩班船的間隙，在沙石地上用樹枝練習畫畫。「只要足夠熱愛，沒人能攔得住你。」趙慧儀感慨，現在的人條件好了，卻少了些吃苦的韌勁，「就像年輕人癡迷打遊戲，搶他的裝備都能急，這份勁頭用在藝術上，就沒有克服不了的困難。」

堅守熱愛初心 傳遞溫柔情感

「我畫的都是自己心裏構想的形象，不會對着照片臨摹。」趙慧儀的畫室裏，沒有堆積的畫稿，只有幾幅近期的作品，色調柔和，意境悠遠。她不擅長表現動態，也不追求寫實，更在意作品傳遞的情感，「35歲之前，還希望別人能看懂我畫裏的意思。現在無所謂了，大家怎麼理解都好，藝術講究緣分，能產生共鳴就夠了。」

她的創作裏，藏着對「取捨」的通透。有人問她，為什麼畫裏很少用黑色？趙慧儀想表達的是溫柔和諧的感覺，自然不願讓黑色破壞這份氛圍。她畫的觀音像，既讓信佛的人覺得平和，也讓普通觀眾感受到美好，「不用刻意



●在作品《Mr.Tong》中可見趙慧儀畫筆下的唐先生。

渲染，心態平靜了，那種氣場自然會從畫裏透出來。」

為了追求更大的創作空間，她搬到台灣定居，「香港的工廠大廈令我的氣管受不了，新界交通又不方便，台灣的環境和租金對藝術家更友好。」但她仍常回梅窩，唐苑的房子由唐家成立公司管理，她持有股份，「這樣不會像其他家庭那樣爭產打官司，簡單又安心。」她的生活像她的畫一樣，簡單卻充實，愛做飯，愛逛街市，愛旅行，「用時間換自由，打工養活自己，才能不受市場束縛，想畫什麼就畫什麼。」

如今的趙慧儀，仍保持着對創作的熱忱。她不迎合市場，不做討好觀眾的作品，「那些大尺寸的《山中之家》《流動的天空》，除了藝術館沒人會買，但我還是想畫。」她也不拒絕分享，佛教組織請她講觀音像的創作，她便坦誠分享自己的心得，有人來找她學畫畫，她也會耐心指點。

「藝術不是有錢人的專利，但需要足夠的熱愛和堅持。」趙慧儀語氣堅定。就像萬角咀的老夫婦守着海灣與愛情，她守着梅窩的自然與初心，在藝術的道路上，不疾不徐，溫柔前行。



●即使沒有太多買家，趙慧儀依然想畫如《流動的天空》這般的大尺寸作品。

意大利學者談中國自然美

東西文明在「時間痕跡」中共鳴

「龐貝與杭州都是從自然中生長出來的城市，與自然融為一體。」在中國生活了22年的意大利建築學專家羅傑威（Genovese Paolo Vincenzo）接受專訪時表示，東西方文明雖相隔萬里，卻在「時間的痕跡」與對「美」的感知中產生深刻共鳴。

羅傑威是浙江大學建築工程學院特聘教授、意大利籍學者。剛從龐貝古城考察歸來的他，在杭州參觀「對話·龐貝——意大利那不勒斯國家考古博物館藏龐貝文物展」時說，無論是被火山定格的古羅馬遺蹟，還是城湖相依的西湖風景，都記錄了人與自然深度交織的永恒對話。他表示，展覽讓人彷彿置身龐貝古城，「能近距離感受文物原作，這是最打動人心之處」。

羅傑威還在展覽期間的學術座談會上，分享了自己龐貝古城考察時拍攝的古城影像。在他眼中，龐貝如同一枚「時間的膠囊」，定格了公元79年維蘇威火山爆發前，古羅馬城市的社會生活、文化藝

術與宗教信仰。作為建築學專家，他對龐貝的城市格局與空間結構有獨到觀察。「龐貝有四條主要軸線，四周有城牆，四面設城門，這與中國傳統城市規劃邏輯有相似之處。」他介紹，龐貝是多種文明疊加的產物，先後經歷了原住民、希臘人和羅馬人的營建，最終形成了獨特的城市肌理。

最讓他感慨的，是站在龐貝古城中望向維蘇威火山的瞬間。「那一刻你能真切感受到對自然的敬畏。龐貝依火山台地而建，依託肥沃的火山土壤發展農業與貿易，整座城市與自然渾然一體，最終又被火山覆蓋。」

望杭州與維羅納結為「音樂姐妹城」

這種人與自然深度交織的關係，在杭州同樣得以體現。羅傑威展示了一組他在杭州拍攝的照片——西湖水光裏城湖相依的景致、山水石窟間的千年造像、吳山樹叢中若隱若現的古建築。在他看來，這些畫面與

龐貝有着相同的底色。「無論是龐貝的遺蹟，還是杭州的風景，都記錄了時間的痕跡。」他說，「美不分國界，當人觸碰到美，總能引發共鳴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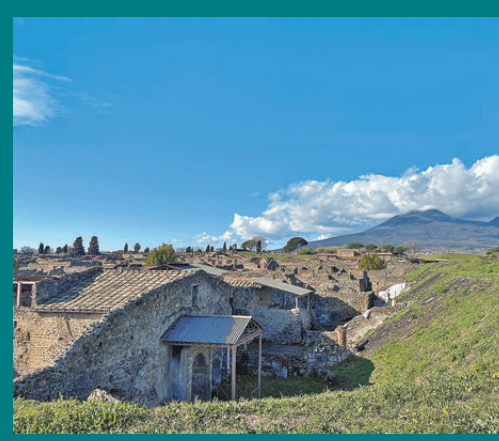
這種「共鳴」貫穿了羅傑威在中國的22年。他參與過許多傳統建築與村莊修復項目，他說，中國政府在村落保護上做了大量工作，未來的挑戰在於平衡保護與開發，他希望為此貢獻自己的力量。

意大利維羅納市是杭州市的國際友好交流城市。談及兩地如何深化合作，羅傑威提出了自己的看法：「維羅納有着著名的古競技場，每年都會舉辦盛大音樂節。不妨以音樂為紐帶，在杭州西湖之畔，開展中國古典戲曲與西方古典音樂的交流活動，讓兩座城市結為『音樂姐妹城』。」在他看來，文化遺產的保護與交流，不僅在物質方面，更應延續對美的感知與創造。「把握當下、珍惜美好，這是龐貝留給我們的啟示，也是東西方文明共同的回響。」

●中新社



●羅傑威認為，杭州與龐貝的風景有着相同的底色。中新社



●在意大利龐貝古城遺址可以看見不遠處的維蘇威火山。受訪者供圖